

唯 不 忘 相 思

唯美版李碧华 文画双绝

张秋寒 作品

内有作者亲绘10幅绝美插画



唯美重写14个古典故事
重现14种入骨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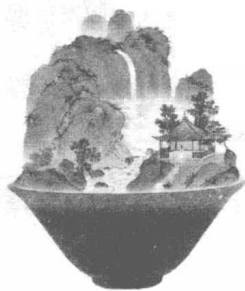
深爱一个人，除了用尽一生，又有什么办法

奔月，补天，效颦，沉箱，出塞，倾城

作家出版社

唯 不 忘 相 思

张秋寒
作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不忘相思 / 张秋寒著 .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 2017.12

ISBN 978-7-5063-9847-3

I . ① 唯… II . ① 张… III . ①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1315 号

唯不忘相思

作 者 : 张秋寒

责任编辑 : 丁文梅

装帧设计 : 仙境

出版发行 :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 100125

电话传真 :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 旭辉印务 (天津) 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 145 × 210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8.5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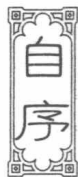
印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47-3

定 价 : 39.9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终朝采蓝

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钓，言纶之绳。
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

这首名为《采绿》的诗出自《诗经·小雅》。它的主人公应该是一个农家妇人。诗里是这样说的——我每天啊，都忙着采摘苧草，可是常常只采了一捧还不到。尽管如此，劳碌的汗水也弄湿了头发，使它们打成一绺一绺的小卷儿，得赶紧回家洗漱才好。我每天啊，都忙着采摘蓼蓝，可是常常连衣兜都装不满。他临行前对我说，五天就会回来，可现在都六天了，还是没有动静，就是这么个不守信用的人。他每次出去狩猎，我都替他准备弓箭。每次出去钓鱼，我都帮他把鱼线整理好。你问我他都钓了些什么鱼？哦，有鳊鱼，还有鲢鱼。是啊，鳊鱼和鲢鱼，有很多很多呢。

说起来，好像诗还没有完结。但绵延的语境足够让读者脑补这位妇人接下来要说的话了——好吧，看在这些鱼的份上，我就暂且先原谅他吧。

今人用几百个字可能都说不清楚的故事，被古诗浓缩成了几行短短

的句子。在充满美感的同时还留下偌大的空间供人想象。这就是古汉语的魅力。

只是，任何魅力都不是全方位的。每个人的审美不尽相似，所感受到的魅力也千差万别。就像我常常对T台上的某些奇装异服摸不着头脑一样，我也一直都能理解那些对古典文化缺乏赏慕之心的朋友。

古风到底从何时开始成了我心中一种难以免却的向往，并没有明确的答案。童年过目不忘的古装戏，空旷殿堂中的工笔设色牡丹，异乡明月夜里的笛曲……种种迹象不过是眷恋进程中零星的节选，都不足够以点概面。或者，这件事本就是难以追溯的，就像我们永远不能推算出爱一个人的悸动究竟萌发于过往的哪个瞬间。

为光线柔和的展厅里一件花色姣好的明朝妃子故衣所惊艳，走进香火依然旺盛的千年古刹仰望满墙栩栩如生的壁画，翠雾散去的清晨听见茶山深处迂回传来的埙声，邂逅入梅时节江南庭院中金粉暗沉的雕花窗棂。

每一个这样的时刻，都明了传奇曾经发生。千年岁月里，无数错过的华美朝代忘记在散席前清场，把它们留给了后来者。

也许未曾抵达，总是最好的天下。于是拼尽目光，也要竭力瞻仰。

这些古风故事陆续写于过去七年。一字排开，主题竟意外地统一。不是仇与恩，就是爱与恨。芸芸众生，滚滚红尘，意念如支流汇聚，最终不废万古江河。

因为想象力的匮乏，它们每一个几乎都有名著、传说、典故作为载体。我投机取巧地想着，即使写得过于荒唐，也没有现代故事中的笔误那么容易被人诟病，毕竟我还可以搬出“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理由来堵住悠悠之口。

如果可以为笔力不济找一个借口，那就只能怪典籍实在浩瀚如烟，阅

苑中兜兜转转，瞻前顾后，不知如何下手采撷。就像诗里的妇人一样，忙碌了一整天，成果也只有那么一点点。

千回百转，却始终期待她们能风情万种，款款走出书中。执扇，抛袖，舞剑，拈花，与倾慕她们的人共襄一场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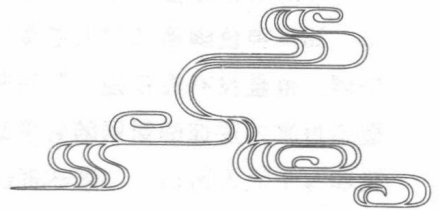
就像期待怀中的蓼蓝渐多，期待远方的爱人凯旋。

张秋寒



自序 终朝采蓝	02
效颦	002
忘川	018
青冢	036
空帷	052
上阳白发人	072
榻对山眠	086
秋水	102
骤雨打新荷	120
浮花	136
广寒宫	154
天桃	166
绿腰	184
三寸	198
恰望卿山	251

效 顰



壹·当时心比金石坚

黄昏的光景，郑旦过来馆娃宫这边找西施闲谈。

内帷的乐师们演习完毕，纷纷抱琴而出。衣带碰到琴弦，发出琤琮声响。见到郑旦，他们驻足行了礼，又提着衣裾匆匆离去。

“她又去姑苏台习舞了？”郑旦垂袖立在大殿中央。她身后是荡漾在天外的柔和暮色。我点点头，为她奉茶。

郑旦神色幽谧：“大王在后宫她就精心侍奉，大王在前朝她也毫不松懈。范蠡没有看错她。”我竖起食指至唇边，示意她隔墙有耳。她缓缓走过来，逶迤的裙裾随着袅娜的步态摆动，清凉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犹如石子坠入湖心：“你要演到什么时候？”

我垂首侍立在一边。她绕着香鼎轻言：“你做的是对的。我们只是女人，连自己的命运和幸福都难以掌控，何谈家仇国恨？”

鼎中，午后的沉水已经烧尽，冷却后的一层香气仍然浓郁蚀骨。

掌灯时分，廊内染上淡淡的火光。梧桐树的落叶在院落里飘飘卷卷。郑旦要回宫用晚膳。临时时她回转过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东施，有时我真羡慕你。因为你从不后悔。”

贰·今日为君坚不得

很少有人记得我们姐妹俩的名字，因为有些拗口，亦容易混淆。我是姐姐施夷光，西施是我的同胞妹妹，她叫施夷明。父亲说我们的名字连起来就是据乱世里的一小片光明，也是他的一点儿希望。年少时，我们和父亲母亲住在会稽山西麓的苕萝村，我住在东阁，她住在西厢。人们就叫我东施，叫她西施。

他们说：“这一对美丽的姐妹简直一模一样，连生病时捧心皱眉的样子都如出一辙。”

那时，我们一家过得非常恬淡。对于我们姐妹日后将要卷入的政治和历史也毫无预见。

苕萝村是以纺织业闻名遐迩的地方，我们家也是以此为生。父亲下田种植棉花，妹妹纺纱、浣纱，母亲织布。最后，我会划着木兰舟到钱塘江，向岸边人家兜售我们的各色布匹。

父亲说：“东施，不要到对岸去。那是吴国的疆域。总有一天，战火会死灰复燃。”

那是在春天。我和西施走过了豆蔻及笄，正值妙龄。有时我也会在闲暇的时间里顺流而下，眺望对岸。透过茫茫的烟波江雾可以看到遥远而陌生的吴国。那里也是草长莺飞的烟花三月，也有薰风骀荡自南方而来，一切华丽又唯美，与我们越国无甚差别。我很难想象这样两片互不相犯的土地，为什么会以战争这种残忍的方式相持不下？

我问过父亲，但他闻言后只是在棉铃碧绿的田野里仰望长天。他说在很多年前的槁李之战中，吴王大败，于是回师途中郁郁而死。他的儿子即位后励精图治，在两年后的夫椒之战中一雪前耻。“如果不是大王派人去求和，也许我们脚下的田野早已寸草不生。”

父亲说：“你是女子，以后不要再过问这些。其实君王的野心根本

就不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可以妄自揣测的。”

我和西施都没有妄自揣测过。对于这些铁骑骁马的烽烟之争，我们向来保持远观的姿态。但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命运完全脱离了掌心。

遇见夫差的那个午后，艳阳普照大地，草木繁花上都跳跃着白茫茫的光线。他的船停靠在我身边。他的侍从买下我的一匹花布。他接了过去，捧在手中细细端详。

侍从说：“家中自有织女上百，您何须留意这些乡野布料？”

他说：“桑种耕织是国之根本，知己知彼不是看敌军旌旗多少战马几何，留意这些民生细节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对方的国力。”

他抬起头，目光从花布移至我的船头灯笼上。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施”字。他微笑着说：“越国卖布的女子都是像你这样的美人吗？”我低下头，轻轻走回船舱。

他离去时指着东北方向对我说：“看到那一片茂盛的草地了吗？那是我的猎场，我姓姬，如果你没事可以来找我。通传时就说你姓施就行了。”

后来我无数次地设想，如果夫差并不是吴国的君王，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一切会是怎样的面貌呢？也许我会一生都站在草场上，看他骑着鬃毛飞扬的烈马射出风一般的白羽箭。随后他会飞奔过去俯身操起猎物向我炫耀他的战利品：“夷光，夷光，我在这里。”

也许我会嫁给他，为他生儿育女，在相夫教子的寻常岁月里安然老去。

直到那一日的黄昏，他陪我走到江边，送我过江。江水被斜阳染成瑰丽浓郁的血色，潋潋的光影如同梦魇。他对我说：“我是吴国的王。”我闻言手足无措，只是沉默着站在他面前，带着草木香的晚风吹拂着我的长发。他说：“夷光，你害怕了吗？”

我摇了摇头：“天色向晚，我该回去了。”我登舟离去，桨声在归棹下唱着缠绵哀艳的别离之歌。他在岸边冲我大喊：“夷光，你还会来吗？”

我依然没有作答。

此后，我再也没有贸然踏上吴国的大地与他相见。一别便是数年。

叁·高花岩外晓相鲜

月亮升过天心的夜晚，西施提着衣裙赤脚跑过中堂，溜进我在东阁的房间。透过缥碧色的纱帐，我们看到一簇一簇的流萤像星星一般飞过。在这样静谧的初夏之夜，她轻声问我：“阿姐，范蠡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总是拒绝他？他是大夫，而且又英俊又有文采，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我转过脸去看她：“你爱上他了？”

西施不说话，只是趴在清凉的席枕上懒懒地摇晃着腿，想着心事，良久吱吱地笑出声来。我知道她喜欢范蠡，每一次范蠡来找我的时候，她总会在妆台前徘徊良久，最后簪上一朵粉紫色的槿花，显得格外娇媚。

我一直觉得西施很单纯，连她的坏都是一种单纯的坏。她的一切手段只是为了爱情。所以哪怕后来我们姐妹之间近乎反目，我都从来没有怪过她。她永远是我的妹妹，除了父母之外我最亲的人。我一直记得她在夏夜，在我的床帏里渐渐睡去的样子，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孩。

范蠡最后来找我的那次也是在一个黄昏。似乎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转折都是在这样一个白昼与黑夜交接的暧昧时段完成的。或者我这个人一生都在践行一种暧昧。关于国的暧昧、家的暧昧、亲人之间的暧昧，以及爱情的暧昧。

他进门后立即掩上房门问我：“西施呢？”

“去若耶溪边浣纱了。”

范蠡的眉间涌动着愁色：“文种向大王献策美人计，要送你们姐妹

去吴宫，效法‘姐已亡商’之史。我中途进言，你们父母都已年迈，一定要有儿女侍奉在侧，大王才同意留下一个。”

“去迷惑夫差？”

“是。”

西施突然推开门清冷地看着范蠡：“我不会去的。”她说完就回到西厢房，重重地关上了房门。她刚刚浣好的一篮素纱还留在门口湿湿答答地滴着水。

范蠡来拉我的手，摇了摇头：“我不想让你去。”

我春葱般的手指从他潮湿冰凉的掌心里轻轻抽出来：“不管怎样，我们明日会给你一个结果。”

“西施，就是这样，我爱上了一个叫夫差的男人。他是敌国的君王。”雨水旺盛的夏夜，西施听完了我的叙述，用一双祖母绿宝石一样慧黠的眼睛在暗处看着我。我倚在窗边，身体疲软，犹如一尾刚刚吐丝完毕的桑蚕：“要我去让他和他的国家走向覆灭，我做不到。”

“范蠡也不想让你去吧。他那么爱你。”西施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她说，“那只有我了。无从选择，不是吗？”

西施走过来，仓皇地抱住我：“阿姐，假如我帮范蠡完成复国大业，你说他会爱上我吗？”

“西施，爱，从不是我们可以主宰的。”

肆·鸥鸟浮沈一水间

西施临行前的那晚，在子夜时分，我做了一个冗长诡谲的梦。我梦到自己走进一个生满铁锈的狭长甬道，铁锈上长满被雨水滋润过的菌子，一顶一顶，非常旺盛，像细小的雨伞。在这样漫长的行程里，裙裾被铁

锈渍染成一种沉婉的红色。头顶有水珠滴落下来，顺着发髻滑进发丝深处，头皮一阵清冷。

“夷光。”

甬道深处突然有火折亮起来，弥散着微光。

“夫差，是你吗？”我的手指扑张着去触摸那远处的微光。

夫差绰绰不清的身影忽然回转过去，向着更深处前行：“夷光，我是来同你告别的。吴国要灭亡了，我要走了。”

“夫差，夫差啊。”我慌忙地去捉他的衣袖，但是只扑了个虚空。他消失后的那一半甬道瞬间坍塌，暴露在眼前的是黄昏雨后一碧如洗的天空。

我在这悲哀的梦境中醒来，眼角被泪痕绷紧。而逆光中，西施就坐在我的眼前，迷迷糊糊的身形，像谷雨时节遗落在水里的玉佩：“你不用再告诉我，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决定。你要和我一起吗？”

“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插手你们的计划。我只想远远地看着他，无论他是生是死。”我轻轻地从床榻上坐起来。外面是沉沉的星斗，斜月明媚地漏过天窗，洒在我的眉眼之间。

西施从袖子里取出一个朱砂色的瓷瓶，拨开瓶塞，倾倒出两粒药丸在我手心：“是哑药。即使有一天你想走上去和他说话，你也将失去这个能力。从明天开始，我是施夷光，你是施夷明。我就是当年和他在钱塘江上偶遇的女子，你只是我的侍女。一个……默默旁观他的侍女。越国的国运也好，吴国的国运也好，大夫范蠡也好，吴王夫差也好，都和你没有关系。如果你选择旁观，这就是你必须领受的代价。”

我和我的妹妹西施在暗沉的内室里注视着彼此的眼睛。天色渐晓，更漏长长，时不我待。

两颗药丸划过喉咙的时候，一种啮咬青铜器般酸沉的感觉在口腔里弥散开来。五官都是相通的，我能听到那两颗药丸你追我赶地在食道里奔跑，奔向肠胃，渐渐在身体里陨落的声音。最终，身体被一重咸湿的

海潮淹没，没过头顶，双颊滚烫，如同焰灼。

西施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最后把一面菱花镜递到我手中。我只照了一眼，它就跌落在尘埃里夭折了。镜子碎裂的声音如同挽歌。

“同样被剥夺的还有你的容貌，只有这样，你才能不被夫差发现，才能在角落里完成你的远观。你不可以靠近他。”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自己的笑颜是怪诞、丑陋的。其实我很想问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夫差忘记我，还是为了让范蠡忘记我？但我终究没有问。

西施冷静地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非常极致的幽怨。这幽怨从她被指派成为美人计的主角开始就已经产生并一直在酝酿发酵。她转过身去，慢慢地走过中堂，留下清冷的余音在回荡：“已经过了五更，梳洗一下，我们要出发了。”

伍·红云飞过大江西

我和郑旦是在渡江的大船上认识的。她穿着一件樱色的襦裙，青翠的腰带上描着胭脂红的飞凤。她说：“你真的是东施吗？我听说过你，大家都夸赞你们姐妹的容貌。”

我微微摇头，一笑置之。那时的西施正坐在舱内的船窗下遥遥地看着故国的江岸，在那送行的人群里，有范蠡的身影。我的容颜天翻地覆，连向来熟悉我的范蠡都未曾发觉，更何况素未谋面的郑旦？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细节，只是隐约忆起，很多年前，也曾有一个男子，在江边目送船上的我远去，且都带着一种不复相见的悲壮。

“我家在鸬鹚湾，我是家中的独女。其实我曾经和邻村一个捕鱼的男子订过婚约。但是现在，什么都被改变了。”波心湿润，郑旦清瘦温

润的面孔被一层带着哀愁的淡淡水雾笼罩着。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对郑旦的印象，遗世独立，高蹈而舞。而这种桀骜的性格也必然使她无力分食夫差对西施的宠爱。

初入吴宫的那一天，莲花开至将阑，垂死的花朵孤立枝头，空气里浮动回光返照的浓香。睽违数载的夫差似乎比当年更加意气风发。他肤色洁白，鬢鬢有须，领着众人在高高的宫台上接迎自彼岸而来的佳丽。我和其余的随行侍女站在广场上行礼，西施则与诸位美人款款拾级而上。她敛眉垂袖，夫差向她伸出手：“夷光，是你吗？”

那一刻，他确定了她的身份，留下满阶粉黛在原地，只执着她的手向宫殿深处走去。

我在稠密的人群中兀自微笑，却无人能理解我这样一个丑陋的哑女笑从何来。

当晚阖宫歌宴，西施飘然踏入舞池献上一曲《飞雪》，她足踏木屐，踝系金铃，一时间铮铮琮琮流风回雪，席间众人皆赞这炎炎夏日里的幻像竟真如舞名一般飞雪北来。唯有老臣伍子胥慨叹：“八月飞雪，暗藏凶兆。”但这样不合于夜宴气氛的良谏如微风吹过石面，连一丝涟漪都没有在大殿上留下。

此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姑苏台、馆娃宫、响屐廊、玩花池，纷纷拔地而起。侍女们窃窃私语，模仿夫差的口吻重复着他的原话：“有凤来仪，一定要培植最好的梧桐给它栖息。”

陆·两山眉里笑颦分

入吴后，夫差第一次同我说话是在一个微雨的天气里。向晚的走廊上浮着水汽，波光粼粼的样子。他问西施何在，侍女回禀说正在沐浴。

他就在殿外等候。

我为他奉茶时，他突然饶有兴致地打量起我来，良久说：“东施，我每次看你的眼睛时总会想起一些温柔久远的往事。我想，你前世一定是个美人。”

我闻言微微欠身，示意他谬赞了。西施沐浴向来细致缓慢，夫差坐了片刻就到廊上看雨。我立即撑了伞上前侍奉。

“你妹妹和你说过我和她之间的事吗？比如我和她是怎样认识的？”

我摇摇头。

“是很多年前在钱塘江上的一个春日。她撑着小船，船篷下是飘摇的布条。那时的她温柔沉默，像未开的山茶花，连呼吸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美。当然，现在的她依然很美，只是带给我的感觉并不像当年那样直指人心，或许是时间改变了我们。”

在吴地八月旺盛的雨水里，我大胆地看着他。夫差并没有责怪我的僭越。或者那时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都是当初在草场上迎风狩猎的场景，因为这种湿润怅惘的记忆，他才宽恕了我的无礼。我折下一枝木槿，蘸着雨水在地面上写下一行字——美人难求，江山更贵。

书毕，内殿通传西施已熏香更衣罢，请大王移驾一同用膳。

雨晴后的清晨，我在郑旦宫中。西施让我带给她一盒胭脂，她用细长的指甲刮了一点儿搽在鬓边，色如红云。她在斑驳昏黄的铜镜中看着我：“西施城府深沉，不仅懂得取悦大王，还知道如何睦邻友好。你请她放心，我一天不和她争宠，就一辈子不会和她争宠。”

我在妆台上轻轻画下一个鱼形符号，示意她是否还想等有朝一日回到故国，和那个捕鱼的男子在一起。她笑着拉过我的手：“东施，上天体察万象，公平待人，赐给女人的或者是智慧或者是美貌。你没有貌相无关紧要，因为对于宫中女子来说，识人心、解人意远比貌相重要得多。”

回宫后，西施站在大殿上注视着我：“你对夫差说了些什么？”

她直呼夫差的名字后我才左右顾盼了一会儿。侍女们俱已屏退，大